

中秋节前,市面上到处是月饼,广式、苏式、潮式、京式、滇式及西式(冰淇淋、巧克力)……各逞其强,好不热闹。

从前,除占据绝对优势的行业,倘若可分什么流派的,上海总要刷刷存在感:摇笔杆的,有海派的份;画画的,有海派的份;唱京戏的,有海派的份;即使被“四大菜系”“八大菜系”冷落,毕竟也有个“本帮”“拳头脑袋”……现在么,“山头”林立,但我们听说过有什么“本帮月饼”吗?没有!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哦。

有人讲,不对,上海有“本帮月饼”,噢,乡下头不是有塌饼吗?那就是呀。

你可别忍不住笑了,以为说这话的人在开无轨电车。其实非也!

用糯米粉包裹馅料,然后在平底锅里烙熟的糯米团,叫塌饼,没错;不过,上海郊区有的地方,比如川沙一带,把烘烤的、类似苏式月饼的点心,也叫塌饼。

“焗熟”的塌饼和“烘烤”的塌饼,容易混作一谈,增加误导概率。两厢区分清楚的最佳方式,是赋予其中一个内含大外延小的名字,于是有了“高桥松饼”。

高桥松饼,是可以与苏式月饼相媲美的上海点心,推许为“本帮月饼”,我觉得一点也不跌分。

问题是,历史上,上海很多郊县,包括高桥镇所在的川沙,原本都属江苏省管辖,1958年才归入上海市。按此推理,高桥松饼套苏式月饼便有了最大的证据。然而,令人难以置信的是:自民国十七年(1928)迄今,高桥竟然一直隶属上海特别市或上海市管辖!这也就是说,在将近100年时间里,高桥与江苏是脱节的;也因此,高桥松饼走出有别于苏式月饼的“独立行情”,并不令人奇怪。

## 高桥松饼

西坡

即使高桥松饼身上带点苏式基因,也可理解:高桥与江苏在历史、地理、人文上确实有过纠缠。不过,就外观和肌理而言,云南火腿月饼与苏式月饼、云南鲜花饼与潮州老婆饼相似度很高,我们是否据此认定它们一定存在模仿跟被模仿的关系?难讲。

高桥松饼之“松”,有何典故?八个字即可概括——表皮松酥,馅心松软。

那么,究竟烘焙到怎样的程度才符合所谓的“松酥”“松软”?1974年出版的《上海糕点制法》一书“松饼”条,在“品质要求”一栏写得明白:“松饼的外形好似苏式月饼,但饼皮比月饼的更松”,“外表呈黄白色,饼皮松酥,微有脆性,用刀切开,层次完整清晰,饼馅要干燥起松,细腻清爽”。

也许杠精要发飙:我吃的苏式月饼难道不是这样吗?

老实说,你吃的苏式月饼,恐怕还不能代言所有苏式月饼;再说,你能确定自己对苏式月饼的感受与高桥松饼的“品质要求”完全吻合吗?

就我的经验而论,高桥松饼“饼皮松酥,微有脆性,用刀切开,层次完整清晰”的目标,绝大多数苏式月饼就达不到。其实,不是它们做不到,而是操作上并不要求达到这个标准。

我们吃苏式月饼,往往一咬、一掰或一切,马上“花谢花飞花满天”“落絮轻沾扑绣帘”(《红楼梦·葬花吟》),粉粉碎——太脆了!而高桥松饼大概率不会,全靠

“微有脆性”的技术指标卡着。至于“用刀切开,层次完整清晰”的目标,落实在一般苏式月饼上,也有难度,通常情况下,我们看到苏式月饼有那么几层酥皮跟一坨馅料形成一定的照应关系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高桥松饼传达出的精神是,必须8层到12层,甚至36层,故有“千层饼”一说,还得“完整清晰”。另外,高桥松饼馅料要求“干燥起松”,似乎也也让苏式月饼难受——如今的苏式月饼馅料大都板结粘连,否则无法支撑饼皮以彰显饱满。

把一只高桥松饼用刀切开,你会看到其剖面相当完整,饼皮和馅料的配合,好比火腿肠里肠衣和肉糜,路归路,桥归桥,又自然贴合,但不同于咸蛋里的蛋黄,一会儿靠上,一会儿靠下,老不居中。

高桥松饼与苏式月饼还有一个异趣——底板无僵硬感。这很了不起,须知许多吃货吃苏式月饼,吃到“最后一公里”而不能善终,往往就因底板过于厚实、僵硬,只好偷偷喂了垃圾桶。可惜!

高桥松饼的品种不多,无非豆沙、百果、枣泥,其中,我最欣赏的是豆沙馅,忠贞不渝。

坊间流传上海有“十大特产”,高桥松饼占了一席。试想,倘若它与苏式月饼完全重合,毫无亮点,怎么好意思标榜“上海特产”“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”?

老上海人还记得吗,当年,一家郊区的食品加工厂——高桥食品厂,竟在淮海路最闹猛的地段高调开了家门市部,几间门面,风风光光,与斜对过哈尔滨食品厂(西点为主)有得一拼。这说明高桥松饼在大家心目中,有着相当分量;现在么,最好再去回望一下高桥松饼,毕竟,它是“本帮月饼”啊。

重,正锋为主而用笔精到,布局匀称而浓淡相洽,观之雅而有法,端而流美。

观其画作,亦清雅清新。《秋兴八景图》,以旅途所见景色入画,山势峻拔,深谷流溪,烟笼雾罩,树奇石幽,芦荻萧萧,以集宋元诸家之长而形成苍秀雅逸之画风,望之既见雄峻伟拔之势,又有山宁水静之态,独具秋凉萧远之感,别出学古而变古之意。明代《画史绘要》云“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,神气俱足,而出以儒雅之笔,风流蕴藉,为本朝第一。”亦有学者曰,董其昌将心中的山水,与文人画先辈之笔墨血脉相融相合,讲究用墨技巧,多以书法之笔墨修养融汇于画作之中。或以浅绛之法,或以披麻皴法,或以没骨之法,或以青绿之法,勾、勒、皴、擦,山水墨色层次分明,笔墨秀朗明润,画面生机勃发,以诗书画印相通的浪漫主义情调,达到写意与抒情俱美的境界。

松郡之明山丽水,是董其昌山水画的现实范本,府城的人文气息,是董其昌发奋临帖的外在动力,茸城的崇佛尚礼民俗,是董其昌以禅心入书入画,并用禅宗之理开书画南北宗之论的实践和理论之端。董其昌半官半隐一世,实为明代一大文人。赞曰:临古不泥古,端正不自拘,秀逸不癫狂,自然不刻板。转益多师师良师,知山悟水化墨韵,开宗立派气清劲。

出展厅,过庭院,西壁巨幅砖雕迎面,董文敏寄情九峰三泖之间,依然手不释卷,山高而水长,人敏而心进。于醉白池展馆,示书画于云间,好似正合斯人旧愿。

## 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

任向阳



醉白池留有董其昌“四面厅”,为董思白与文友觞咏泼墨之筑,荷香墨逸四百余载,四面厅惯以“轩豁爽恺”广纳四方风来,游客至此,悠然而起思董之情。今再于园内树茂景幽之处设“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”,不独为古典名园增添一处人文胜迹,更为云间书派、松江画派重展大纛于世,为社会各界添设观照文敏艺事之敞堂,诚可谓典出有绪,于斯有缘也。

头门四柱高擎门檐,石箍门框之上,木匾横列馆名,折身东向,拾级过砖雕门楼,白墙乌瓦南北相对,东首过厅置明窗而牵连两屋,壁面大片纯白如水墨画之留白,平屋围拱,凹入方长庭院,庭后高树茂茂,庭前塑像入眼,观董其昌之雕塑,右握笏板,左持书卷,亦文亦官,坐姿舒然而神情释然,是极目思白,抑或“顿释凝滞”,蔚成华亭派盟主后仍在自省“书道安得进乎”?

进得展厅,《夏木垂阴图》以巨制豁然当前,仰观近察,于浓墨与留白之间,树木

繁郁,远山高峻,村舍疏淡,泉流蜿蜒,山石苍润,于超拔俊迈中见凉爽清幽。

溯身世,董思白乃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,今闵行区马桥镇人,为世家望族之后,少时寄居叶榭外祖父家,历郡庠、秀才,当塾师,为举人,中二甲一名进士,入翰林院庶吉士,任礼部尚书。图示于松江有多处行迹。亦官亦隐45年,寄情山水慕自然,翰墨在手未曾弃管。

一代宗师前行路,路亦长漫漫。于会友之时得饱览前人佳作之良机,于临摹之功而求变古之生机,于研读之中领悟传统书画论之义理,于行旅之中把握自然山水韵致肌理,于鉴定之时纳前辈文气练审美慧眼,于赏识中为松府之顾绣增添文人画意,于“渐修”中追求书画淡雅清秀之蕴意。

观董其昌书法,自17岁起意发奋学书,由颜门《多宝塔》入手,“学书必从真迹”,遍临诸家名帖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以为真临古者贵在神会而非形似,临而通变,临书与探究并重,以法度成熟之功力,开随心所欲之新境,其淡雅虚静之南派书风,为世人所宗。展出之著作,寓清劲于平淡之中,含妍美与端庄之内,蕴禅意于淡雅之中,可谓圆劲秀逸而平淡质朴,流畅飘逸而又劲健

## 百年沪剧与松江(十六)

周平

班出任“正场(即戏中主角)小生”了,领衔主演的第一本戏是和马小妹合作的《大庵堂》。因为班主看见马小妹有时在教儿子《大庵堂相会》,于是一天就问他们:“明天你们娘俩上去演出《大庵堂》如何?”见母子俩答应了,马上就贴出海报:《大庵堂相会》,马小妹华石峰母子档出演陈帘庭金秀英小夫妻。听闻此讯的观众们那天是将场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密不透风,都争着一睹他们母子档“小夫妻”的风采。

真可谓子如其母,马小妹曾有反串《乱乱百家姓》在松江站稳脚跟唱稳戏台的惊人举动,华石峰也有类似故事。那一次戏班到新浜北庄演出,有位老先生点唱“开场小戏”《徐阿增出灯》,这是滩簧时期经常演出的剧目之一,剧中有大段的“灯赋”,演唱时要张口齿伶俐,吐字清晰,一气呵成。让戏班中的一位“老爷叔”唱,可他退三挡四就是不肯唱。华石峰悄悄问他为啥不肯,问到最后,他摊底了:“勿是勿肯唱,实在是肚皮里既没呀!”无奈,华石峰就像母亲当年那样,对着观众拍胸脯:“两天后我唱《出灯》!”可是已经几十年没唱了呀,怎么办?他马上调动所有记忆,开始了复习。听说华石峰要唱《徐阿增出灯》,观众们开心得不得了。那天,一曲下来,一个格楞都没

打。底下观众掌声震天,同事老先生们也大拇指翘起:“小华,既没闲话了!”

回忆起当年,晚年的华石峰不无遗憾:“唉,只怪我那时年幼贪玩,要是我那时候哪怕将娘的戏的十分之一学下来,现在我肚里的东西就不得了了,也就不愁没戏了!”

华石峰18岁那年,被松江沪剧团团长王中玉(他此前曾与马小妹同场搭过戏)看中,可当时马小妹的好朋友、常州沪剧团团长筱正武也在觅华石峰,最后还是由于县文化部门出面要求留下,才进了松江沪剧团。进团后拜张月华为师,得艺名“华石峰”。

进松江沪剧团后,华石峰一开始也就是跑跑龙套,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让他得以崭露头角。那是剧团在苏州开明大戏院演出《碧落黄泉》,主演倪凤鸣突发胃病,不能上场。就在面临退票的当口,华石峰的师兄也是这出戏的导演施建刚问他:“让你上台演汪志超你怕不怕?”华石峰不以为然地答道:“又不是去杀头,有什么好怕的!”就这样,他被推上了舞台,一炮打响,轰动苏州。

紧接着,他在剧团排演的《冰娘惨死》中担任主演,“华石峰”三个字就此出名。一个个英俊的舞台形象让他松江及其周边地区名声大震,尤其是《秋海棠》中的秋海棠倾倒了苏、浙、沪无数戏迷,还有后来

## 怀念“四大金刚”

姚关伦



数学是松江二中的王牌学科。1959年高考,松江二中数学成绩名列上海市冠军,全国第二名。1960年5月《文汇报》以《松江二中数学教得又快又好》为题发表了长篇通讯,同年,数学教研组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,教研组长乔友超老师赴京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。此后几年,松江二中数学高考成绩继续名列前茅。号称“四大金刚”的乔、张、盛、夏四位老师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,为铸就松江二中数学品牌立下赫赫战功。

乔友超老师稳扎稳打的教学风格源自他的“四备课”:粗备-细备-精备-复备,既备课,又备人,既考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落实,又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智力的发展。乔老师把备课当作写剧本,上课当作演戏,有了好剧本,就能演好戏。他始终认为,备好课是上好课的重要前提,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可靠保证。他对教材对学生,两头吃透,四次备课,真正具备了当今极力提倡的“工匠精神”。

教研组副组长张藻老师以快制胜的教学风格体现在开门见山,要言不烦,内涵丰富,力求精深。上张老师的课,容不得你分神,更容不得开一会儿小差。他一边演绎例题,一边分步讲解,一边用左手擦去板书,上课学生无不集中思想积极开动脑筋,认知速度大大提高。他极力反对题海战,精心挑选题目作为学生课外作业。我家姨夫当年介绍青年张藻去练塘中学和朱家角中学任教,同宿两年发现他为了提高解题速度扩大解题思路,几乎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做习题。当初的大量操练,换来了他后来精选数学题目的眼力。

盛祖道老师虽然因疾病而口齿不太清楚,但是只要听了他一个星期的课,习惯了他的发音,就没有一个学生不喜欢他。他因材施教,因人设课,记载各个学

生在数学方面的缺陷,利用午间和课余时间个别补习或辅导,他的爱心和耐心有口皆碑。实实在在的进步,消除了暂时落后同学的自卑感和畏难情绪。盛老师坚守一个理念:没有炒不熟的花生米,没有教不好的学生。这正应了教育家叶圣陶的哲言:没有教不好的学生,只有教得不好的老师。

第四尊“金刚”乃是夏世培老师。他个子不高,身体敦实,声音洪亮。他担任过我们班级的代课老师。典型设计是他的最大特色。他紧紧抓住教学的“五个环节”,设计例题,设计教学思路,设计小黑板,设计作业题。他喜欢从旧课导入新课,小黑板上的第一道题目就是这种类型;讲解新知识总是有启又有发,不知不觉间我们渐入佳境。小黑板上的另外两道题目是我们的课外补充题,一道意在强化基础,还有一道题目相当于现在试卷上最后的附加题,给“吃不饱”的一些同学。夏老师设计得多么周详哦。

我高二第一学期时学校举行数学竞赛,得奖者组成校队,由“四大金刚”强化训练,准备参加上海市高中数学竞赛。我们班有四五个同学入选,我呢,也许是“额角头碰到天花板”,居然跻身其中,所以有幸结识了“四大金刚”,领略了四位名师的精彩。

我们每个星期有两次强化训练,第一次我们些所谓的佼佼者就被竞赛模拟题难住了,我们抓耳挠腮交头接耳目瞪口呆垂头丧气,昔日的骄气一扫而光。乔友超老师见第一招见效,旋即给我们上“班会课”,从祖冲之说到高斯、华罗庚,从万吨水压机说到原子弹,鼓励我们攀登科学高峰。第二次还请来了参加上一届数学竞赛的高三同学给我们励志。而他与众不同的音色,抑扬顿挫的语调,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众所周知的原因,后来学校一度停课,数学强化训练也被迫中止,市数学竞赛不再提起,“四大金刚”为我们上的数学辅导课成了我们美好的记忆。

如今,“四大金刚”相继仙逝,我们分外怀念他们。

《松江老字号》征文选登

## 李塔汇中药店(下)

朱方文

在我的记忆里,李塔汇中药店的中草药价廉物美,疗效显著。也许是当年气候及生活方式的因素,农村小因的常见病、多发病是毒疮(小疔头、疔疮)、尿路感染(少尿、难排)、消化不良(囤食、腹胀、痛)居多,但用土办法——拿车前草(俗称蛤蟆叶)用食盐捏捏、敷贴几次就可消炎解毒,用5只蟋蟀与车前草、车籽煎汤,就可治愈小孩尿路感染;用2分一包(1两)的皮硝,纱布包扎敷在小孩肚子上,即可起到消结吸湿作用。这让我真正领略了“一棵药草”“一缕药香”能改变命运的深刻含义,也激发了我利用中草药的热情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我在松江一中读初中时,冻疮(俗称“死血”)年与我作对,手背肿得像馒头,脚趾肿得像葡萄,白天锥心痛,晚间出奇痒,学习、生活无法安宁。到学校医务室、县人民医院治疗都是药膏涂涂,不见疗效,痛苦难熬;试偏方,在端午节日午时,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,在野外粪缸中将手脚患处浸泡也无济于事。一次李南园先生为我提供了皮硝治冻疮的秘方,于是,我在李塔汇中药店买了2分钱一包(一两)的皮硝(形似明矾),用热水溶化浸泡患处,就收到了止痛痒、消肿的效果。坚持了三个冬春,花不了1元,从此消除了冻疮。你看这有多神奇!我第一次用李塔汇中药店的皮硝,收获了“自做郎中”的愉悦。

我父亲生前常念及李塔汇中药店,说我母亲在旧社会患病时,迷信鬼神,送“夜

客”、求“仙方”,一度还住在庙里吃香灰,结果是越吃越“灰”,无精打采。后来镇上有了中医诊所和秋林药店,有郎中号脉开方,药店贖药、煎药、吃药调理,身体逐步恢复,能正常参加田间劳动,一直到90岁终年。风雨几十年中,李塔汇中药店从死亡的边缘拯救过来的人无数,可谓功德无量!

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季,我的堂伯与胞姐,一个在小腿处,一个在膝盖弯患毒疮溃烂,堪称“命悬危”,弄不好会一命呜呼,但经过秋江、秋林兄弟俩诊所、药店的紧密配合治疗,终究转危为安,不留任何后遗症,留下的只是对中医药的一片深情。

李南园先生对我说,他八九岁时患伤寒症,那个年代得此病,犹如当下的癌症一样恐怖。幸得得到周延益药店坐堂医生曹心如的精心治疗,才挽回了生命。

我与秋林药店在李塔汇这块土地上共生,久不分离,真是一种缘分。它店小,经营面积仅几十个平方米,但所释放的能量却十分惊人。20世纪60年代,上海市药材系统组织医技操作比赛,松江参赛代表仅为一,而这代表就是李塔汇中药店的李南园先生,他不负众望,在报药、识药、药用知识、药方结算的四个项目比赛中,荣获全市第三,为小店及松江争得了荣誉。“文革”初,松江药材公司下设八个门市部(药店),号称“八大金刚”,都是“群”字当头:群锋(现余天成)、群健、群康、群安、群益什么的都在县城,而地处偏僻小镇的李塔汇中药店称为“群友”,也名列其中,可见李塔汇中药店的实力。



逐梦太空  
篆刻:陈永春

生活茶座

费水弟书